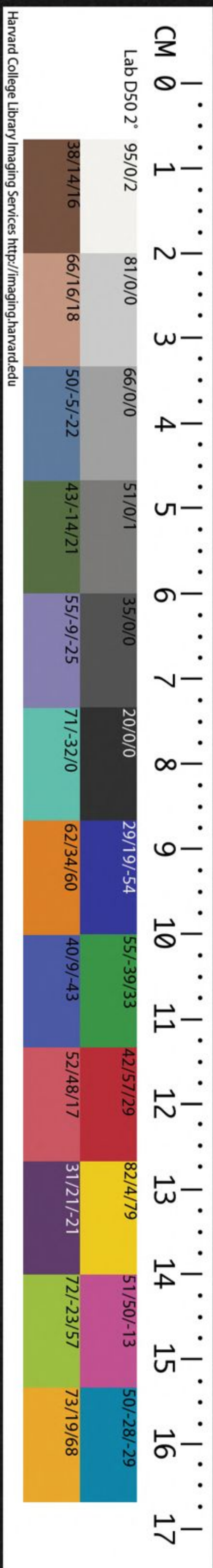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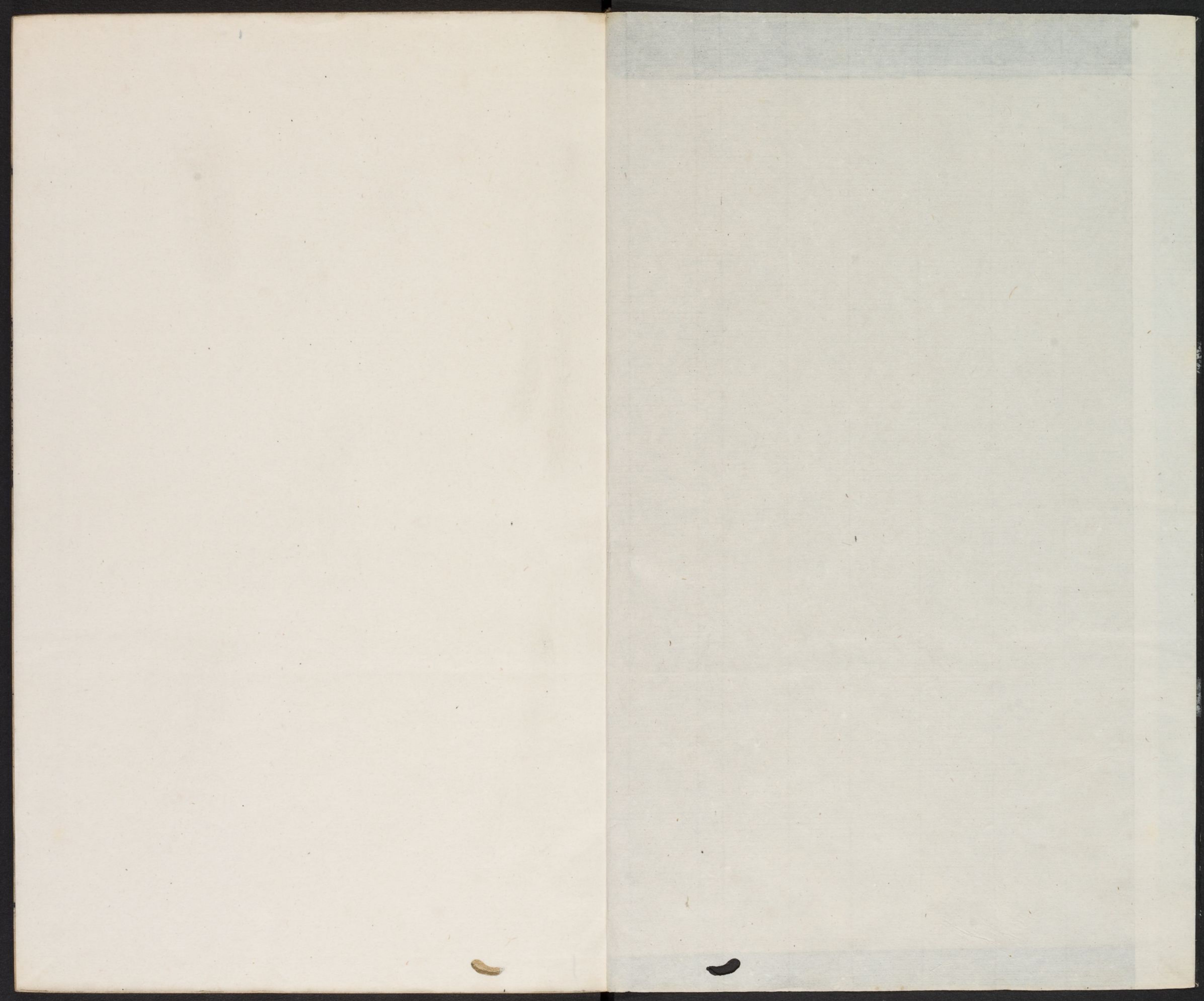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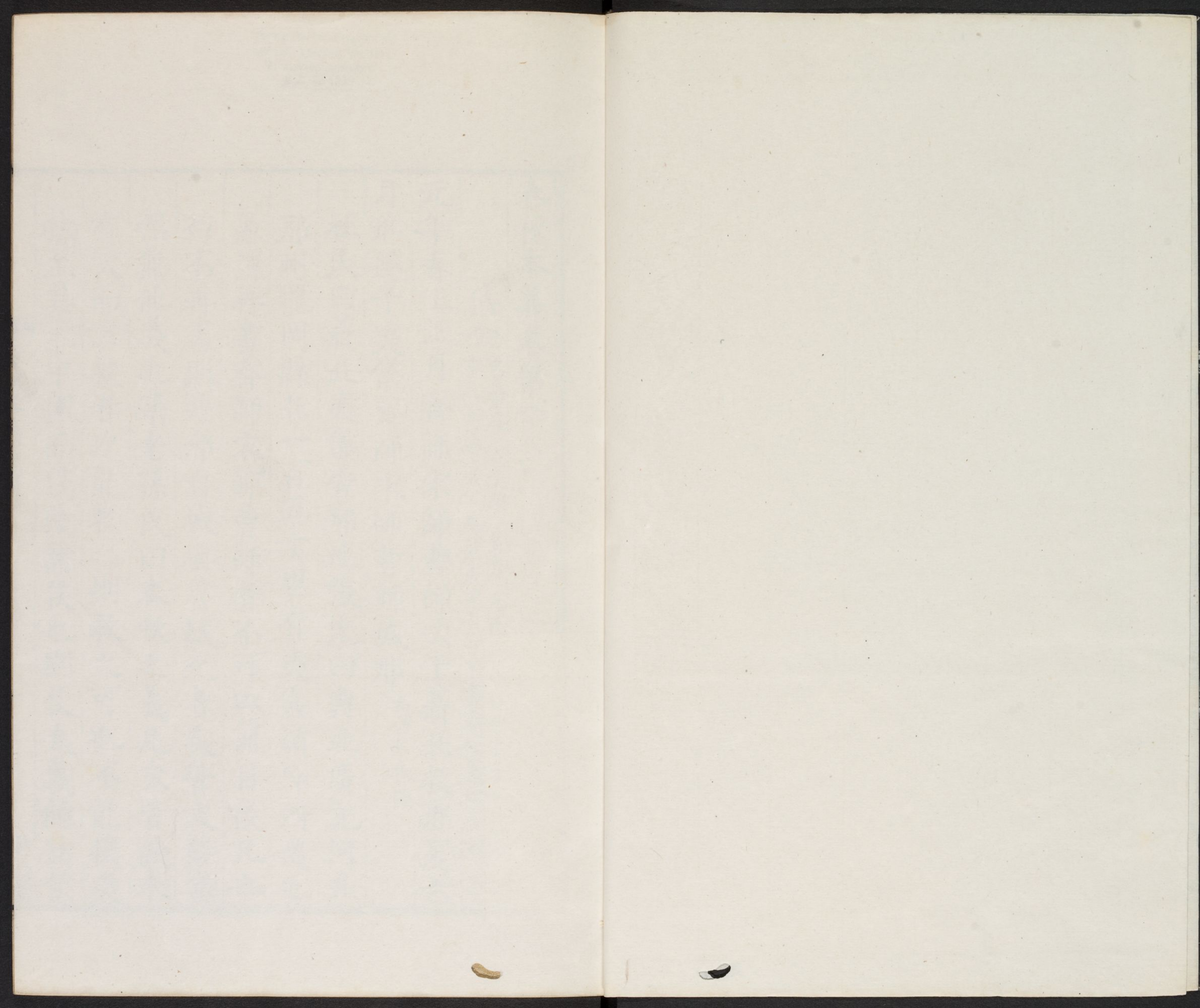


T 110 / 245-2 B







春秋本義卷第十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左氏曰成風聞成季之不書即位義同莊公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不書即位義同莊公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夷公羊作陳

杜氏曰聶北夷儀皆邢地張氏曰輿地廣記河北

邢州龍岡縣北一百五十里有夷儀嶺即所遷也

愚謂再書齊師宋師曹師者不可以前日後凡也

苟不再書則若邢自城與魯城之者矣皆文勢當

然無他義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次皆譏未

有次而言救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不能攘夷

狄至其入中國而侵陵諸侯也則仗大義帥諸侯

往救之爾乃次于聶北曰救邢焉師已次矣其能救乎實次而名救也齊桓用師未有曰師者師次所以見挾強師而不能救邢深臯之也邢為狄人所逐至於奔亡遷都夷儀書邢遷邢自遷也齊桓閔邢之亡率諸侯之師而為之城得救患分災之道矣然方狄之伐邢齊桓早帥諸侯救之則不至於遷而夷儀不必為城也齊桓失救邢之義使邢至於遷也而為之城城邢未足以為功而不救之情益自顯也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愚案以三國之大眾正月救邢而六月邢遷蓋半歲矣則無志於救可知也况先書次于聶北而後書救邢

乎狄既去乃以三國之大眾城一邢焉所謂顛而不扶俟其既仆而以手撫之者也伯者假仁而無惻怛之心莫顯於此先儒乃謂次聶北為按兵觀釁城邢為救患分災失春秋之旨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曰夷者齊地左氏曰哀姜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張氏曰書薨于夷諱國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為魯誅其臯而以喪歸可知矣高氏曰莊公欲娶姜氏汲汲唯恐不得既不正其夫婦之始不數年間卒成大惡幾危魯國此齊侯所親見也故召之至于夷殺之而

四百〇五
春秋左傳卷一
以之歸齊侯殺之雖是然不當以歸繼書齊人以
歸言齊人不當取其尸歸也而夫人又不當歸之
于魯如之何則可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張
氏曰自文姜弒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
國三四十一年之間濁亂昏迷卒成再弒其君之禍
至此慶父哀姜皆死誅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
粗正此縱臯誅惡得失之明驗也

楚人伐鄭

張氏曰荆至是稱楚者蓋荆乃州之名也商頌稱
奮伐荆楚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
駸駸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名故以州稱及熊

頹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
國前此獨來聘稱人其侵敗中國皆以州舉自此
始稱號稱人則浸強矣然終齊桓世雖伐小國止
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及桓沒而宋襄
伯然後始列於會盟晏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
書者矣愚謂此本魯史之辭辭隨世變不自覺也
孔子因之以見夷夏盛衰之一端耳左氏曰楚人
伐鄭鄭即齊故也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莘老
孫氏曰蠻夷之俗中國道明則逃遁莫敢內向至
其衰陵而中國無人也則伐其小國執其諸侯無
所不至矣邦衡胡氏曰周室衰微夷狄有與中國

交聘而諸侯不待之以夷狄遂起其爭強之心是諸侯有以啓之也其後與伯主敵僭號稱王跡由此爾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勅呈切公羊作打

杜氏曰榿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張氏曰即

宛丘縣也孫氏曰公有母喪出會非禮也義見隱

九年會于防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纓

杜氏曰偃邾地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榿之會公

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

于榿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

之誠矣凡此類書其事而義自見也愚謂公居喪

而用兵又一臯也義又見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

勺○呂氏曰公方會伯主而遽敗邾師君子以齊

桓之服諸侯僅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拏鄆力知切公羊

作挈穀梁作麗拏女居切

大夫帥師見隱二年杜氏曰鄆魯地愚謂莒拏者

莒大夫也公羊曰獲者生得也左氏曰莒人來求

賂公子友敗諸鄆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未詳

信否康侯胡氏曰臯在莒也然抑鋒止銳諭以辭

命使自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

擒其主將則魯亦有辜矣愚謂以大夫專兵而獲大夫王綱之壞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季友有立僖之功竊靖難之名遂攘魯國之權而專主其師敗莒有功季氏專制之形始兆乾侯之禍由來漸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杜氏曰不稱姜闕文劉氏曰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是也且哀姜安可復配宗廟臨羣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而魯以私意

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張氏曰案古者兵死者尚不入於兆況得辜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配宗廟秩烝嘗乎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以經文推之當是魯邑趙氏曰據城緣陵言諸侯此不言諸侯魯自城耳若諸侯城之如此為文魯自城之又如何分別乎且城小穀又是其證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莘老孫氏曰三傳皆以為楚丘衛邑齊桓率諸侯城之然案春秋之法諸侯城之者則書諸侯如城邢城緣陵城虎牢城成周是也未有與諸侯同城而不序諸侯者楚丘之

城見於傳記者皆以為衛邑衛詩定之方中序亦曰衛楚丘而詩中無之但曰楚宮楚室耳楚丘之名見於春秋者二隱之八年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當凡伯之來聘戎遂伐之以歸經不言衛楚丘安知非魯地乎於此城之又不言諸侯城楚丘益可疑也今地理楚丘屬宋則凡伯自周聘魯無緣更過宋也此蓋可疑之事且當闕之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姜氏淫逆得臯宗廟其死也不葬於其地而以歸魯魯人受之葬之以禮又別為之謚僖公知有母而不知有宗廟矣其十一月而葬非所論也○黃

氏曰春秋書哀姜終之以禮如此則上文姜氏偶闕姜字而指以貶者過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公羊穀梁作夏陸氏曰據上陽下陽俱虢邑左氏是也

陸氏曰虞姬姓公爵張氏曰周大王子仲雍所封

其都亦在平陸之地晉成王弟唐叔之後國都在

太原府杜氏曰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張氏曰

虢文王弟虢叔之後下陽與上陽為對下陽虢之

塞邑在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虢所都也愚謂

邑而言滅者毀其城殺其宰其與取為己邑者異

也左氏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

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

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
 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
 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
 鄭三門冀之既病則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
 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臯於虢虞公
 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
 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穀梁曰虞先晉
 何也為主乎滅下陽也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
 下陽而虞虢舉矣愚謂晉設詭計以滅同姓虞貪
 寶貨而自伐其國卒喪其身故於此書虞晉滅下
 陽而後書晉人執虞公有以為後世鑒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羊作貫澤

杜氏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張氏曰即蔡州新息
 縣之地黃嬴姓國在汝南弋陽縣即光州定城縣
 也杜氏曰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
 字相似張氏曰興仁府濟陰縣有貫城左氏曰盟
 于貫服江黃也義見隱二年盟戎于唐又為十二
 年楚滅黃起文也○存耕趙氏曰楚強於江漢若
 徐若舒蓼皆屬之江黃介其閒以弱役強聞中國
 有伯而危者安亡者存故不遠而來願就盟焉桓
 公之伯亦盛矣惜乎其為德之不終也案管仲言
 曰江黃近楚楚為利之國也君必歸之若伐而不

能救則亂自此始公曰諾然不能從再與會盟黃
恃諸侯之好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齊終
莫之救卒滅於楚亦可傷也齊亦病矣

冬十月

此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旱也○愚案此書冬十月
及次年春王正月夏四月自是一時無事書首月
耳與下文三不雨不相干三不雨亦與上文書首
月不相蒙公穀誤聯讀之又以文公時不雨凡例
求之遂有勤雨閔雨之說先儒因之又為冬十月

不雨則十一月十二月有雨春正月夏四月不雨則
二三月有雨之說獨左氏謂自十月至於五月
者得之蓋冬一時不雨春一時不雨夏則至於六
月始得雨耳經旨本明讀之者誤也辨見或問
楚人侵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三年春王正月

此亦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正月二月三月皆旱也

夏四月

此亦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四月五月皆旱也左氏曰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高氏曰萬物須雨以生須雨以成一時亢旱猶有所損況不雨幾於彌年則其災可知愚謂人物不得其所則害陰陽之和而雨澤不降八月不雨則穀種不入土饑饉可知矣聖人畏天災憂民事莫甚於此故書之為後世有民土者之大戒也戒之者何敬吾身務民義以正天地之氣耳義又見莊三十一年

徐人取舒

杜氏曰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廬江舒縣張氏曰即廬州舒城縣孫氏曰舒蓋羣舒舒庸舒蓼舒鳩之類趙氏曰凡得國而不書滅者不絕其祀也愚謂先王建國而諸侯取之臯不容誅矣但比之滅國為少閒耳徐與舒皆夷國也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夷狄各安其土不敢攻伐周德既衰諸侯侵伐然後夷狄自相吞噬以至猾夏矣春秋書之以為有天下者不可不慎德也豈徒紀夷狄之相併哉後倣此○張氏曰齊桓方伯而不能戢諸侯之吞併小國亦降鄆遷陽等事有以教之無以令之也

六月雨

自去年十月不雨至此月始雨紀實事以見旱之久高氏謂此記不雨之終者是也夫春耕夏耘而六月始雨則農不及事而民以困窮以至草木鳥獸咸不若其性矣○康侯胡氏曰觀此義則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杜氏曰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張氏曰即東平府須城縣北隋置陽穀縣愚謂書齊宋江黃盟于貫又書會于陽穀見齊桓伯業之成雖江黃為

楚與國猶服從於齊也江黃服則楚可伐而有攘夷狄之功矣然他日楚滅黃而齊不見救則此盟此會不足恃也假仁者無誠心勤於前而急於後類此義又見隱二年會戎于潛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梁友上有季字涖音利公羊穀梁並作蒞

孔氏曰涖臨也公羊曰涖盟者往盟乎彼也木訥趙氏曰聽伐楚之期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此又見友之專政也

楚人伐鄭

左氏曰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音刑

潰者散也衆散流移若水之潰遂者繼事之辭杜氏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張氏曰即潁昌府鄆城縣孫氏曰蔡楚與國故先侵蔡侯其兵震威行然後大舉蔡既潰遂次于敵境左氏曰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臯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張氏曰楚自魯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為中國患大積五十年富強吞併之力今比年代鄭氣陵中國所幸齊自桓公入國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臯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復未嘗有聞於君臣之大義故揆之天吏討臯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臯僅致屈完來師請服受盟不純屈服時出干紀滅弦救鄭故

曾西得以鄙其功烈之卑愚案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三王之臯人也又曰以力假仁者霸孔孟論伯者之事即春秋所書之旨而邵子所謂五伯功之首臯之魁功過不相掩者備矣○康侯胡氏曰桓公伐楚而楚人服臯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者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

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

夏許男新臣卒 新公羊作辛

高氏曰卒者卒於其國也蓋陘地近許許師雖已次于陘許男遇疾而歸矣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張氏曰屈完者楚大夫之名氏也杜氏曰召陵潁川縣也張氏曰在郟城縣漢之潁川郡召陵縣也愚謂不稱使者未前定也蓋完既來而求盟于師桓公則退軍于召陵而與之盟也與齊高子來盟同意左氏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
 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
 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
 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
 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
 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
 侯盟存耕趙氏曰齊桓之於楚服之而已次陘壓
 境楚勢頓沮屈完來請盟桓公於是退召陵與之
 盟義見前伐楚○愚謂盟者亂世之事況以中國
 諸侯之尊而下盟夷狄之大夫非禮之正也使有
 王者興必將正其疆土復其滅國一就吾區畫品

制然後已非但草蕞補其罅漏而足也而後世以
 此為甚盛之舉則誠齊人而已然則孔子奚取焉
 曰彼善於此也周不能王列國吞齧夷狄內侵向
 無齊桓將胥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寬弘惻怛與
 人為善取其所能而惜其未至故錄其伐楚之事
 付後世公論然貴王賤伯內夏外夷之意昭然於
 筆削之間矣

齊人執陳袁濤塗

袁左氏作轅案釋文左氏亦作袁云本亦作轅

杜氏曰袁濤塗陳大夫袁氏也左氏曰陳袁濤塗
 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
 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

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屣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袁濤塗高氏曰楚方受盟而退遽執同會之大夫齊侯之志驕矣是知齊侯之不可為周公而為三王之臯人也義又見莊十七年齊執鄭詹○公羊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於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董子曰齊桓合諸侯其後矜功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功未良成而志以溢

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高氏曰非魯及之蒙上齊人執袁濤塗之文也杜氏曰魯受齊命討陳之臯未詳孰是高氏曰陳侯方與諸侯同侵蔡同伐楚又同盟而齊侯遽執其大夫又率二國伐之不義莫大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八月公至自伐楚

張氏曰師出三時見久役之勞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愚案此亦可見諸侯已歸而齊復帥其師以侵陳勞民黷武之甚也

葬許穆公

穆公羊作繆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羊作慈

公孫茲叔牙之子叔孫戴伯也左氏曰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君舉陳氏曰公孫茲帥師見三家之專也邦衡胡氏曰濤塗誤軍則臯止濤塗耳何至伐其國哉豈有臯一臣而諸國合攻之也齊桓怒執其臣又伐之侵之甚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康侯胡氏曰揚子作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斃昔在周公征於東方

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桓徑陳陳不果納執袁濤塗其斃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桓德於是乎衰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

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
 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
 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
 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說之
 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
 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
 而立奚齊晉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
 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蒞曰太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
 立不如逃之無使臯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晉侯
 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

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
 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
 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
 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
 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
 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太子帥師公衣
 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雖欲勉
 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
 夷曰君有心矣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
 不孝棄事不忠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

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偶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臯也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人不

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吾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事又見國語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臯君老矣吾

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臯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陸氏曰申生雖有愛父之心而乃陷父於不義俾讒人得志國以亂離古人云小仁大仁之賊也愚謂晉獻雖不操刃以殺申生然置之必死之地而不暇辨讒言之曲直非晉侯殺之而誰哉首惡之名不得辭矣此亦魯史之直筆而聖人錄之以示教者也○莘老孫氏曰申生之事見於傳記備矣晉侯之惡見矣然人子之道至於見殺則不為孝矣舜之事瞽瞍瞽瞍亦

允若而卒免於禍申生之於獻公也獻公聽讒申生死之春秋舉重者言之斥言晉侯而申生未免有臯也朴鄉呂氏曰董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若獻公者其諸所謂前有讒而不見此所以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其諸所謂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此所以陷父於不義康侯胡氏曰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尸此者其誰乎春秋書之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

門使姦臣探逆其意有危皇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僖公姑即莊二十五年歸杞者在莊公時已不得歸況僖公時乎張氏曰其子蓋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穀梁曰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愚案伯姬之子乃杞侯之冢嗣雖不行朝禮亦不當使之隨母以來杞侯之爲家國可知矣

夏公孫茲如牟

牟見桓十五年凡魯聘他國皆言如此譏私相聘與三桓之用事耳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止公羊穀梁作戴

杜氏曰王世子惠王太子鄭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張氏曰襄邑屬拱州公羊曰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愚謂齊桓致世子于首止而諸侯往會之故說者因謂之殊會其書法蓋與會吳於善道之類同而非有他義也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後凡也穀梁曰中無事

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左氏曰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張氏曰初惠王娶陳嬀為后生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揚氏曰惠王溺嬖寵諸侯苟欲正之貢以諫辭可也箴於朝覲可也合眾國為盟會以正之則是以力制天子也於君臣之大義不亦戾哉愚謂惠王廢長立幼其惡可知然齊桓未嘗朝王而納諫亦未見王之拒諫也輒召諸侯會王世子又盟諸侯示天子以意是要君也世子儼然出會是制父也夫齊桓之意善矣一旦

定國本絕亂階齊桓之功也惜其參之以權謀術數也至於制父要君則其臯大矣夫春秋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故蘇氏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帥諸侯以定世子為義也然而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父命而出會諸侯衰世之事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曰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

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獻可杜氏曰齊桓合諸侯以謀寧周室德雖不全亦有翼戴之名鄭伯與會而逃盟春秋書之著其為諸侯而行匹夫之行也愚謂齊桓之舉迹近尊王義實大悖鄭伯誠能明諭臣不要君子不制父之大義不會不盟縱未必齊桓之頓服然天下後世必有是鄭伯之言者矣今既會而逃之而其所以逃者非此之謂斯害義矣○常山劉氏曰鄭伯逃盟故六年啓諸侯之伐致新城之圍七年有甯母之會不敢與盟而使世子聽命九年王人齊侯等盟于洮而鄭伯乞盟噫以諸侯之尊而始於逃歸終於乞盟甚乎鄭

伯之臯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氏曰弦國在弋陽軟縣東南任氏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愚謂弦子不名史有不詳或闕文也左氏曰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義見三年徐取舒此則滅國甚矣○張氏曰桓公於此時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橫與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圍許之紛紛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愚案楚受盟一年復滅小國禍尤熾焉雖夷狄暴橫亦齊桓

有以致之也蓋伯者之術非己有之而求人以力故人不心服而其效施於力之所及桓非命伯摟諸侯以侵伐諸侯降鄆遷陽滅譚與遂伐山戎而獻捷執大夫而伐陳首止之會力制天子鄭伯逃盟衛侯背約中國服從類可知矣舍近狄事遠戎而狄入衛救邢不力而邢遷其自爲者如此夷狄歸順類可知矣宜其楚不心服而復窺中國也書曰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方之王道何翅砥砮美玉哉書屈完受盟於前書楚滅弦圍許滅黃於後貴王賤伯鑒戒昭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冬晉人執虞公

左氏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之族何臯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

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執虞公康侯胡氏曰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愚謂諸侯天子所封又晉虞同

姓虞固愚也然晉獻詭計執之惡不可掩矣○劉氏曰春秋之紀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虞之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春秋書之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別之不別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惡亡而好存莫能固亡而保存者是何也嗜欲之習近而憂患之未遠也凡書執諸侯者十有四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杜氏曰新城鄭新密即滎陽密縣張氏曰屬鄭州

左氏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高氏曰鄭伯逃歸不盟遂與楚通是啓諸侯之伐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葉氏曰圍鄭之諸侯不序一事再見也左氏曰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愚謂春秋書此一以見中國衰而夷狄橫二以見齊桓不能服楚之心三以見鄭伯背夏即夷以致此伐四以見猶幸齊桓之有此舉也圍許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救許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冬公至自伐鄭

存耕趙氏曰兵以夏出以冬反歷三時以伐鄭出故以伐鄭至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邾衡胡氏曰不致救許而致伐鄭者伐鄭本志也救許遂事也高氏曰救許因伐鄭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左氏曰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謀夕何以待君愚謂諸侯以救許而解鄭圍不得志於鄭故齊復伐之也夫齊桓以力服人未盡善也鄭伯背夏即夷亦冥頑不識

所趨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小邾子來朝

小邾見莊五年倪黎來杜氏曰邾之別封故曰小邾未詳是否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曰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驛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

年曹殺大夫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

母甯穀梁作寧

杜氏曰高平方與縣東泥母亭音甯張氏曰魯地孫氏曰齊人伐鄭鄭伯懼欲求成於齊故先使世子華受盟于甯母也左氏曰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未詳信否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曹伯班卒班公羊作般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公子友如齊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木訥趙氏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聽伐楚之期而蒞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桓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即世當齊之伯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三年一聘之節未嘗廢黃氏曰事伯主而不事王公與大夫更迭如齊皆春秋之習而魯不能自拔也

冬葬曹昭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款盟于洮

公羊陳世子款下有鄭世子華四字

王人見莊六年公羊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杜氏曰洮曹地案莊二十七年杜氏以為魯地未詳啖氏曰王人與盟非禮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伯者多假王命以令諸侯名尊天子而實行其私齊桓是時致天王之命以會盟中國故王人而盟諸侯則王道之衰諸侯而盟王人則諸侯之仇盟者不信而後為之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獻可杜氏曰案周禮邦國有疑

諸侯會盟則為壇以盟之是諸侯從天子而受盟也末世列國專盟春秋譏之今不即會於周而盟于洮以見天子之弱就盟諸侯於下國也

鄭伯乞盟

趙氏曰乞者卑重之辭左氏曰請服也莘老孫氏曰鄭伯逃天下之盟主而附強暴之夷狄甯母之會雖嘗遣其世子又恐懼不安親來乞盟愚謂鄭伯以諸侯之尊始於逃終於乞自取侮辱故君子作事謀始垂戒遠矣

夏狄伐晉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存耕趙氏曰晉與狄鄰

故有疆場之警啓土以居羣公子又為采桑之役
內釁頻仍狄安得不肆乎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晉之謂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用者以也致者至自齊也趙氏曰夫人者時君之
妻聲姜也因其至特設禘禮以為榮觀愚謂不言
姜氏者義在禘以致夫人而不在姓氏又臯在僖
公而不在聲姜又夫人之下書姜氏則不成文故
省文耳夫人至而告廟魯有常禮魯以諸侯而僭
天下之禘已失禮矣又以夫人之至而禘于太廟
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天王惠王也一見諸侯遇王喪而致宰周公以嘉
禮盟於葵丘二見僖公不服喪而朝齊三見齊侯
許男伐北戎義又見隱三年

春秋本義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十一

僖公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御公羊穀梁作御

左氏曰桓公卒愚謂此為宋子出會蔡丘起也○

高氏曰不書葬者宋子出會諸侯故諸侯併與天

王之葬皆不會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蔡

丘

張氏曰宰冢宰周公名孔王之三公食采於周扶

風雍縣東北周城是也康侯胡氏曰宰周公者以

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

道者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則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左氏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杜氏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蔡丘張氏曰即開封雍丘縣也劉氏曰七年左氏所云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者實八年十二月事也八年盟于洮謀王室者實今蔡丘事也理或然也高氏曰惠王方崩諸侯不會其喪襄王在諒闇之中百官總己方聽於冢宰而齊侯既不帥諸侯朝之反相會以致天子之宰以天子之宰反來下會諸侯大義

乖矣夫君子不奪人之喪齊侯爲伯主當過密之時大會諸侯又使宋子與會然則所仗大義果安在哉穀梁曰禮櫃在堂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存耕趙氏曰襄王之立非惠王意也惠后猶在王雖立恐諸侯之或貳也故桓請王命以盟諸侯而王亦出重臣以臨之齊雖忠於周而周以齊而輕矣案首止桓以定世子之位今襄王已立雖有子帶之慮桓若率諸侯以朝王而聽命焉則一正君而國定矣桓公管仲學不知此狃首止之殊盟而亦用之周公徒偃蹇於外以聲勢足以震蕩諸侯天子

亦依以為一日之安爾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僖公未嫁姊妹也穀梁曰婦人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愚謂禮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然則未許嫁者固亦笄而字矣案禮期之喪諸侯絕惟姊妹姪不絕不降則僖公當為之服矣僖公於時不服則無親以凶服臨葵丘之會則吉凶紊矣齊桓奪人之喪而使之盟亦非禮也○高氏曰公自出會聞伯姬之卒不復歸臨其喪無親親之義也莘老孫氏曰春秋內女許嫁而卒惟二爾伯姬子叔姬是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陸氏曰盟稱諸侯者前目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也張氏曰其義與首止同孟子曰五伯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左氏曰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

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愚案此盟即會
 葵丘之事襄王有子帶覬覦之難桓公率諸侯翼
 戴天子既會冢宰又自為盟使天下知有冢嫡有
 共主而襄王大位得以粗安齊桓之功亦大矣然
 不過假尊王之名以適吾之所便故不暇奔惠王
 之喪聽冢宰之命於朝既致冢宰於葵丘而又自
 為盟焉遙制朝政權自己出拂君臣之大經此其
 大臯也大功不可以不與大臯不可以不明故聖
 人直書以示戒其尊君抑臣貴王賤伯之義顯矣
 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胡氏曰孟子之言非與
 桓也當時中國併為十二其亂又甚於春秋其曰

五霸三王之臯人今之諸侯五霸之臯人孟子非
 美齊桓可知張氏曰一命之詞三綱所繫蓋修身
 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
 侯之意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
 未有雖然大學之道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
 而後非諸人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為妻之禁終不
 免躬自犯之固無以令諸侯正天下矣况道不足
 以治心諸侯方服而驕其視夫諸侯大會而作誥
 謂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
 淵以謹造邦匪彛悖淫之戒者何翅霄壤之殊哉
 甲戌晉侯俛諸卒

俛九委切張氏曰左氏穀梁作甲子不應甲子在戊辰之後合從公羊作甲戌俛公穀作詭

晉侯獻公也此書卒為奚齊卓子見殺起也不書葬豈魯從齊桓而不會其葬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羊作弒

里克世子申生之傅也其君之子里克之君之子也非居喪稱子之義奚齊晉獻庶子驪姬所出疑荀息欲立奚齊而諸大夫不從故奚齊未立而里克殺之奚齊既非嫡嗣而又未立則固其君之子也故不書曰弒其君奚齊外傳曰驪姬將殺申生而難太子之傅里克謀於優施飲里克酒為烏鳥集枯之歌以感動里克里克欲中立以免難稱疾不朝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

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左氏曰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

齊於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愚謂里克為申生傅當晉獻殺申生時不以死爭而欲中立免難偷生失節矣及晉獻死乃旋為申生報怨而殺奚齊夫奚齊雖庶孽乃其君之子也若不當立宜別立君而處奚齊於一所且殺申生者晉獻也非奚齊也一旦殺奚齊則是臣報君怨非里克殺其君之子而何哉○朱子曰里克事只以左傳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臯明矣又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

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不得便用自死今一許驪姬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求生避禍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啖氏曰凡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曰如愚謂如者往也故上下內外通言之然外諸侯大夫來魯朝聘皆明書之魯往他國朝聘皆但言如者亦內辭而孔子因之也又見桓五年齊鄭如紀蓋魯不朝王而朝齊伯業愈盛而王綱愈墜矣魯然則他國可知趙氏曰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張氏曰莊公

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莊公因婚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者幾二十年蓋桓公伯業未成不責諸侯以朝禮也今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伯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是始矣狄滅溫溫子奔衛

杜氏曰蓋中國之狄張氏曰溫即孟州溫縣本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此見王靈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輿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著狄益熾也伐邢矣入衛矣伐晉矣今又滅溫滅天子之邑而逼逐天子之大臣齊侯可不治諸愚謂王畿有事諸

侯奔命狄滅溫桓公若不聞焉其夏乃伐北戎則伯主尊王假而已矣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卓下有子字

卓驪姬之娣所出者此稱弒其君卓卓已立也事見殺奚齊張氏曰聖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無辜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謀及其終也而弒二君夫卓子雖庶孽既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君臣之分已定而犯上作亂如此故正名其弒君高氏曰荀息從君於昏固不足言然能後身先義亦可為偷生者之勸矣愚謂卓已立則里克嘗北面事之

矣而又殺之非里克弒其君而何哉然奚齊卓子躬無大惡而不得其死者其父致之也晉獻嬖寵孽殺樹子幸免其身卒及臣子晉國大亂後世君人者可以鑒此矣義又見桓二年宋督事○康侯胡氏曰里克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正其弒逆之辜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君臣大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以固太子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則死於其職亦無歎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亦終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

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辜克之謂也朱子曰苟息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守節死君之難亦可取爾劉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甯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嬖孽之變矣患在偷安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正其篡弒之辜也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臣之分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杜氏曰北戎山戎也未詳是否薛氏曰當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嘗入衛

逼邢前年伐晉又近滅温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
 豈可置而不圖捨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
 務德而勤遠略况許方患楚而啟以伐戎非用人
 之道也義又見莊三十年伐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曰九年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
 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
 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
 里克公使人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
 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
 君何以興欲加之臯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

死於是平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穀梁曰里
 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殺之不以其臯也里克所
 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
 不以其臯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法雖弑君之賊
 以其臯討之則書之為人_{不以其臯}討之則為專
 殺里克雖有弑君之臯夷吾嘗命為大夫矣又以
 己私殺之晉殺其大夫耳非討賊也義又見莊二
 十六年曹殺大夫○康侯胡氏曰若惠公既立謂
 里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傅世子死非其臯而
 大夫不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
 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

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臯也葉氏曰晉里克衛甯喜皆弒其君者也然不書討賊之辭而與殺大夫一施之何哉所以殺者非討賊也卓死惠公求入里克實迎立焉則惠公固幸卓之死而竊其位者也衛獻公之入立則固與聞乎弒矣是以求復於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豈可責以討賊者歟及其得國惠公則曰子弒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而後殺克獻公既以政許甯喜而患其專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攻甯氏免餘殺喜而尸諸朝其討克與喜者皆畏其害已而除之者也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其極至於刑不中無所措手足使惠獻無媿於卓與剽歸正二臯之臣而誅焉春秋如之何不書曰晉人殺里克衛人殺甯喜乎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雨于付切公羊作雹

公羊曰記異也莘老孫氏曰非常則為災故志之爾○愚案冬而雨雪常也大雨雪則陰勝陽而極備凶矣春秋書雨雪者三而言大者二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音悲切公羊作邳

左氏曰十年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

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
 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
 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未詳信否義見
 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蘇氏曰平鄭里克之黨
 也惠公既殺里克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而納
 重耳鄭則有臯矣然鄭之謀由里克致之也未詳
 信否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葉氏曰姜氏聲姜也陽穀見三年邦衡胡氏曰魯
 以文姜哀姜亂內外之限連喪三君而僖公不監
 往轍又與夫人出會則男女之位復不正矣齊桓

方務伯業不能以禮屬諸侯而以亂終之所以不振
 也參譏之○張氏曰男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
 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
 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瀆亂浸淫日長宜桓
 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伯業
 遂衰而魯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可不戒哉

秋八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楚人伐黃

左氏曰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康侯胡氏曰
 遠國慕義背夷即華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

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臯桓公既與盟而又不能救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亦為明年滅黃起也。○張氏曰：中國夷狄之勢相為消長而未有不原於心故曰毋怠毋荒。四夷來王桓公怠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矣。楚人占之而遂興伐黃之師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夏楚人滅黃

左氏曰：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供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曰：貫之

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康侯胡氏曰：見夷狄之強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困於強暴不得其所義又見僖三年徐人取舒。○存耕趙氏曰：不言奔上下同力死社稷也。愚謂周道衰夷狄橫江黃國小而近楚楚人固已視為几上肉矣。然不有齊桓之盟或可緩數年之命未必見滅如是之速也。齊桓既與之盟而不救則君子之責有所歸矣。夫齊桓未伯其求諸侯如此之勤也。伯業既盛而棄江黃如敝

百五十九
春秋本義卷十一
十二
王云
屣者何也以德行仁者德愈盛而心愈固以力假仁者力盡志溢則怠矣故貴王賤伯春秋之大義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羊作處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為陳侯居喪出會起文也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張氏曰楚既滅黃而齊莫之恤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杜氏曰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愚謂次年春有諸侯城緣陵事則此會謀城緣陵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秋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公子友如齊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張氏曰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趙氏曰此即上會鹹之諸侯不列序者前目後凡耳緣陵漢書地理志北海營陵瓚曰春秋謂之緣陵張氏曰即濰州樂昌縣愚案緣陵經不言國未詳何為大意譏諸侯僭天子之權著伯者之功過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鄆似陵切穀梁作繒

季姬僖公妹趙氏曰魯未嫁女也張氏曰鄆國禹後姒姓漢屬東海郡晉屬琅邪在沂州承縣東北有鄆故城又有鄆山穀梁曰遇者同謀也公羊曰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何氏曰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泆使來請已

與禽獸無異存耕趙氏曰夫婦之始不正如如此書之以見信公之不兄鄆子之不夫季姬之不可以為女矣○孫氏曰此年六月季姬鄆子遇于防使鄆子夾朝明年九月季姬歸于鄆是季姬先與鄆子遇于防而後嫁也此季姬之行不正可知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杜氏曰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穀梁曰沙山名林屬於山為鹿張氏曰漢書元后傳作麓杜說近是劉氏曰山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公羊曰為天下紀異也○莘老孫氏曰王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

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
 所以召之在於天下沙鹿梁山崩雖在於晉不可
 以晉言也康侯胡氏曰詩稱百川沸騰山豕率崩
 言西周之將亡也沙鹿崩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
 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其
 垂戒明矣愚謂日星隕食山川崩竭繫之天下有
 天下者之責也然諸侯各有民社血脈貫通豈可
 委之天下而不自省哉夫災異固不可指一事而
 言然沙鹿崩而天王居鄭其山在晉而晉侯見獲
 於夷他如齊桓卒而伯業衰楚狄益熾而夷主夏
 盟此其可見之大略也夫豈天心哉皆人事亂紀

以召天地災異而天地災異復為生民害蓋感必
 有應應復為感有天下國家者在於謹人事慎所
 感而已

狄侵鄭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冬蔡侯肸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獻可杜氏曰魯之所
 朝者惟齊晉楚

楚人伐徐

義見三年徐取舒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無衛侯二字公羊有之而在陳侯之上帥公羊作率

牡丘張氏曰齊地齊語曰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
以衛諸夏之地註云四塞諸夏之闕也地譜云與
匡近杜氏曰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張氏曰
即開封府長垣縣西南杜氏曰公孫敖慶父之子
左氏曰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盟于牡丘尋葵
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
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康侯胡氏曰楚都于郢距徐

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臯著矣徐在山東
與齊密邇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
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
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
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
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義也義又
見莊二十八年救鄭○愚案書公孫敖帥師見孟
氏之專兵亦為下書楚人敗徐起文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日闕文也義見隱三年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張氏曰即徐州徐縣在徐楚之間左氏曰伐厲以救徐也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未詳信否愚謂於此可見齊之不專於救徐矣義又見隱三年鄭伐衛○張氏曰兵法攻所必救謂之奇兵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救而還正所謂未聞巧之久者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乎

八月螽

公羊作螽

義見桓五年

九月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高氏曰公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師於外已踰三時以會致者始於此季姬歸于鄆

先書遇于防使來請已而繼書歸于鄆則男女之不正可知○高氏曰去秋與鄆子遇于防因其自請而遂許之所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相從者也今公方自會至而季姬遽歸于鄆厥後鄆子所以取禍者甚酷豈無自而然哉存耕趙氏曰魯諸姑之失教由諸嫂始也女之失教由母始也文姜哀姜以淫恣聲姜效之季姬遂狃以為習矣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趙氏曰晦者晦朔之晦公羊曰震之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杜氏曰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左氏曰展氏有隱慝焉程子曰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張氏曰天之擊怒每在於惡熟而人不加誅之後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威所以事天也○張子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此

冬宋人伐曹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薛氏曰宋人內叛則桓德之衰襄志之私皆可見矣君舉陳氏曰諸夏之相

加兵於是再見宋襄為之也許氏曰同盟始相攻桓不能一矣則何以禁夷狄之亂伯德方衰荒服闕夏至是而諸侯浸以貳矣威靈之陵夷可不慎哉愚謂齊桓圖伯四十年閒諸夏莫爭夷狄稍沮其功大矣及其終也人心離貳同盟相伐身親見之以力假仁其效如此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力侯切

杜氏曰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張氏曰在泗州臨淮縣左氏曰徐恃救也愚謂以七國之眾不能敵楚千里之孤兵春秋書諸侯之盟之次大夫之帥師於前書齊曹伐厲宋人伐曹於中書

楚人敗徐於後則齊桓之無志諸侯之解體救徐之不力其情自見矣此皆以力假仁之效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嬴姓伯爵顓帝之後周孝王時分土為附庸邑秦之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葉氏曰秦伐晉惠公逆而請戰故書晉侯及秦伯言晉之主此戰也張氏曰韓後為韓國即同州韓城縣獲見元年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之故不言以歸也左氏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

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

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
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
請戰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
馬還寧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
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
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
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穆姬聞晉侯將至以
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
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
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
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

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
有焉必歸晉君乃許晉平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
王城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於是秦始征河東置
官司焉邦衡胡氏曰重耳兄也當立也夷吾弟也
不當立也夷吾賂秦伯以求入篡也秦伯不納重
耳而納夷吾以徼賂是貪而納篡也晉惠背賂而
不與故秦穆興師以伐之厥臯惟均晉侯背施逆
諫而失民自取獲之道也愚謂自晉致戎又不自
咎而逆戰焉經曰晉侯及秦伯戰則秦晉之曲直
臯之重輕皆可見矣書法與桓十七年戰于奚同

○康侯胡氏曰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臯晉也
 穀梁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
 也孫氏曰晉侯失道不顧人命以起此戰秦伯獲
 之則又甚矣愚謂以諸侯之尊而見獲于夷一則
 夷吾之臯二則晉獻殺世子之餘孽也後世人主
 可以鑒此矣

春秋本義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十二

僖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

退飛過宋都

隕公羊作霽是公羊作提
誤也鷁五歷切穀梁作鷁

先石後五者猶書言牛一羊一豕一之意也杜氏

曰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程子

曰退飛倒逆飛必有氣驅之存耕趙氏曰石靜物

也而隕自天鷁進物也而退飛異矣見於宋應

在宋也○康侯胡氏曰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

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

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苟知其故

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不自省其德也後有孟之執泓之戰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此記三桓之始友之後季孫行父季孫宿季孫意如季孫斯皆執魯政至意如而逐昭公是以謹志其卒義又見閔元年季子來歸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劉氏曰春秋譏世卿莫甚於魯魯之大夫皆世卿然莫強於季氏仲氏季氏出昭公而仲氏弑子赤此皆世卿能成其禍者也是以春秋書之康侯胡氏曰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書字聞諸

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世為卿也季子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鄆穀梁作緡

高氏曰季姬嫁于鄆纔及八月而卒然其所以為鄆之禍甚酷故春秋詳志之以為後世之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茲公羊作慈

高氏曰此公子牙之子也世秉魯政至春秋之終

而猶未絕存耕趙氏曰以著三桓之子孫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高氏曰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者此齊次之也淮杜氏曰臨淮郡左右張氏曰後漢為下邳國後為泗州義見隱九年會于防○朴鄉呂氏曰大要為淮夷而為此會其伯業既衰之時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張氏曰英氏臯陶後之封楚之與國左氏曰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邦衡胡氏曰楚人

病徐齊桓不能服楚而伐其與國是遷戮也皆未詳信否義又見莊三十年齊伐山戎

夏滅項

杜氏曰項國即汝陰項縣張氏曰子爵漢屬汝南即陳州項城縣左氏曰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程子曰滅人之國臯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愚謂先書滅項後書公至自會則大夫擅國政握兵權可知此亦昭公客死乾侯之權輿也故曰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春秋書此一見王綱大壞而大夫滅國二見魯君失政而三桓

擅權三見齊桓未死而伯業已墜矣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君舉陳氏曰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邾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莒牟來奔春秋之季大夫不稟命者非但魯也鄭伯會于夷儀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蔡侯會于召陵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春秋必志之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皮彥切公羊左氏作弁

杜氏曰卞魯國卞縣張氏曰在襲慶府泗水縣義見十一年此則公在會而夫人自出會瀆亂極矣○存耕趙氏曰夫人前與公會齊侯于陽穀矣今又獨會齊侯于卞失禮成俗習以為常姦與不姦

未可知也聖人因其會而書之謹禮也懲惡也

九月公至自會

孫氏曰踰三時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又見滅項會卞而公在會非特踰時而已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東萊呂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伯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本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公羊宋公下有會字左氏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齊

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公以諸侯伐齊穀梁曰非伐喪也愚謂宋襄當齊桓盛時無役不從其事齊如此其謹也桓既卒而帥諸侯以伐喪者非特納孝公也急求伯也不度德不量力而求諸侯此其身見執國幾亡也齊桓帥諸

侯尊天子攘夷狄生民息肩四十年宜其既沒而人益思之然死僅踰月而諸侯伐之者身不修而家不齊人不心服也吾觀齊宋舉可為永鑒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張氏曰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否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為亂階公之君臣既失其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帥四國之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深臯之也

夏師救齊

稱師將卑師眾也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然諸

三百五十一
春秋本義卷十二
五
下苑
侯伐齊而魯救之猶為彼善於此但僖公之祖桓公見殺於齊為子孫者忍救之乎若桓公在時以伯事召則僅可耳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齊師敗績

廩魚免切

劉氏曰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宋師為志乎此戰也杜氏曰廩齊地莘老孫氏曰幸其喪乘其亂伐之以為利宋有臯矣愚謂可見宋之急於圖伯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狄救齊

高氏曰此非善狄之能救也所以甚惡中國之不知義也諸侯伐人之喪不義之甚而狄乃假義名

以救之愚謂夷狄而與中國之事則王綱之墜可知矣○邦衡胡氏曰自狄伐邢齊桓救邢僅次聶北而已其後侵軼中國無歲不有狄師齊桓未嘗一加兵焉至其卒而宋伐之中國莫與而狄乃救之其齊與狄交孚而相親乎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康侯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權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于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存耕趙氏曰五伯

桓公為盛葬不及期何哉管仲既死而寺貂易牙乘時用事使桓公不能保其子以此見闔寺之為人國家害甚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陸氏曰凡夷狄用兵唯舉國號如諸侯列序侵伐盟會則稱人以便文而君臣同辭愚謂邢既稱人則狄亦稱人以成文耳無他義也夫狄嘗伐邢邢至遷國則狄者邢之仇也今邢以中國而偕夷狄以伐同姓邢之辜大矣亦為其後衛伐邢滅邢起文也義又見隱三年鄭人伐衛及七年戎伐凡伯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氏曰宋人執滕宣公高氏曰此宋求伯也莊十六年幽之會齊桓始伯滕子與焉既而背之至齊侯卒凡三十七年衣裳兵車之會未嘗列於其間宋襄既有求伯之心而首執滕子以令諸侯也然宋襄圖伯當以德懷徠之今乃肆己之彊擅執國君以陵轢諸夏亦已甚矣孫氏曰五等之國皆諸侯也其或有臯方伯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存耕趙氏曰齊桓之伯執不及君已為薄矣宋襄效之而執虐人之君以是求伯難以免矣愚謂出乎爾者反乎爾故楚人效尤而執宋公矣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公羊作人誤也

范氏曰曹南曹之南鄙莘老孫氏曰曹南之盟蓋

宋襄求伯而為之也曹邾皆稱人者宋襄威德未

著曹邾但使其臣會之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鄆穀梁作繒

鄆子會盟于邾者鄆子往邾國為盟也趙氏曰上

言會盟下言用之緣盟用之同於牲也愚謂以諸

侯執諸侯而為牲用見王綱大壞諸侯暴虐而無

人心甚於禽獸之吞齧矣○胡氏曰諸侯相執猶

不可況用之為牲乎天子視而不能誅周道陵遲

甚矣愚謂齊桓既沒而諸侯悖亂如此孔子所以

有一匡天下之言也然王者化及人心遺風餘澤
久而未斬伯者使人革面骨未寒而亂作其禍有
甚焉者王伯之效淺深遠近於斯可見

秋宋人圍曹

左氏曰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

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

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

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康侯胡氏曰盟于曹南

口血未乾今復圍曹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

反其知襄公不能內自省德急於令諸侯執嬰齊

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
 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
 也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
 尼筆削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
 之肖其形耳愚謂諸侯之國天子所封以諸侯圍
 諸侯臯可知矣○君舉陳氏曰諸夏之書圍國自
 此始

衛人伐邢

報去年之役也張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
 臯而以報復為事臯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張氏曰公羊會上有公字以諸侯皆稱人考之當從左氏穀梁

范氏曰會無主名內卑者四國稱人外卑者康侯
 胡氏曰楚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桓公既沒中
 國無伯鄭伯始朝於楚其後遂為此盟又二年復
 盟於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
 列於陳蔡之上矣聖人書此所以著夷狄之強傷
 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愚謂齊桓攘夷狄者四十年
 既沒而魯陳蔡鄭引楚入以盟于齊其臯著矣義
 又見隱二年盟戎于唐○邦衡胡氏曰夫四夷可
 正以法度不然則必啓其貪婪之心楚自晉文之
 後爭主夏盟至楚靈即位遂大求諸侯為會於申
 執徐子殺慶封誘滅陳蔡而戕殺其君臣其後吳

四百十三
春秋本義卷十二
越繼興效楚一轍中國遂橫潰幅裂無可柰何而
春秋終焉本其由來皆諸侯有以啓之

梁亡

張氏曰梁嬴姓國伯爵虞伯翳之後梁地屬同州
韓城縣左氏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
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
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
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柰何
魚爛而亡也○穀梁曰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
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
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莘老

孫氏曰左氏以梁好土功穀梁以梁爲淫湎而亡
然孔子書梁亡爾不曰所以亡蓋所取亡之道衆
一惡不足以盡之爲人之君而不志於仁危亡之
來皆自取之其自取亡之跡不必論也陸氏聞於
師曰秦人肆其強暴取人之國没而不書其義安
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臯易知也自
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
杜氏曰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
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左氏曰書不時也公羊

四一六
春秋本義卷十一
公一
曰門有古常也孫氏曰案新延殿不言作此言作
改舊可知譏其奢泰妨農功改舊制也○康侯胡
氏曰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
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
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以見勞民為
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
宮復闕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
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
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郛子來朝郛古報切穀梁作邾
杜氏曰郛姬姓國後漢志濟陰成武有郛城義見

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薛氏曰西宮魯之貳室也公羊曰小寢也有西宮
則有東宮矣何以書記異也存耕趙氏曰必有獲
譴於天也

鄭人入滑

左氏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
帥師入滑未詳信否高氏曰鄭伯與滑伯同等諸
侯而入滑強陵弱也義見隱二年入向○張氏曰
記天王出居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狄稱人見十八年左氏曰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莘老孫氏曰前年冬邢狄伐衛以救齊於是三國會盟於邢之國都愚謂狄嘗伐邢邢至遷國齊桓亦嘗帥曹宋以救邢矣齊孝不能繼志述事而偕狄以盟于邢邢侯忘宗廟社稷之怨而受盟於國都均不孝也且夷夏雜盟又為不義不孝不義原於齊德邢狄見救之小惠邢亦但知合黨伐衛以報私怨而忘其所謂狄矣其後齊之不振邢之見滅於衛皆不知大義之所致也春秋比事見義垂戒遠矣義又見隱二年盟戎于唐

冬楚人伐隨

陸氏曰隨姬姓侯爵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張氏曰因邢之盟也存耕趙氏曰邢狄同救齊者也衛伐邢則狄侵衛雖曰患難相救而非狄之所得為也狄夷也惡可與中國事乎狄雖侵衛不足以存邢適以速邢之亡爾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張氏曰齊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莘老孫氏曰三國皆微者爾宋實主之故序其上
 也杜氏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左氏曰宋人
 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
 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張氏曰欲
 伯諸侯而求之於夷狄亂常之楚此春秋所以著
 襄公之自取敗辱也義又見隱二年盟戎于唐○
 存耕趙氏曰尊中國攘夷狄伯者事也宋欲繼齊
 者也亦嘗思召陵之盟楚使屈完來盟于師之故
 乎今乃求諸侯於楚略不羞與楚伍適以啓爭長
 之暴莘老孫氏曰宋國小德薄而求諸侯至見執
 見敗幾亡其國自茲始焉

夏大旱

大者非常之辭左氏曰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
 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
 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
 公從之未詳信否公羊曰記災也莘老孫氏曰陰
 陽不和非常為災之辭也愚謂大意與不雨同而
 史氏所書詳略輕重或異耳義又見莊三十一年
 不雨○獻可杜氏曰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年及宣
 七年是也皇極不立五事不正而咎應之詳記災
 變所以示戒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

公以伐宋

孟音于公羊作霍穀梁作雱

葉氏曰楚子何以先諸侯宋襄欲圖伯而會楚子諸侯推先楚子也杜氏曰孟宋地左氏曰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陳岳氏曰聯諸侯之會書之明與楚國共執之宋既服諸侯復盟于薄以釋之則共執之義顯矣愚謂五伯盟會皆臯也然齊桓猶有攘楚之功宋襄不度德量力以圖伯反躋蠻夷於諸侯之上其辱身害國固宜然五國諸侯畏楚從令共執伐同類臯可知矣彼楚子者蠻夷之雄先王之所膺擊驅逐不與同中國者也

尚何責哉春秋書此見中國之衰蠻夷之橫由諸侯之自取也

冬公伐邾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王氏曰宜申闕氏子西也獻捷見莊三十一年杜氏曰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也愚謂諸侯同伐宋而楚獨來獻捷者主謀者楚也劉氏曰中國於四夷則有捷諸侯於天子則有獻捷康侯胡氏曰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者拒其使而

不受可也請於天子而討之可也宋先代之後作
 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
 橫逆甚矣○邦衡胡氏曰齊捷戎以中國而捷夷
 狄猶可言也楚捷宋以夷狄而捷中國不可言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高氏曰書會諸侯者以諸侯皆在是故前日後凡
 且見公之續至也任氏曰薄史記作亳漢山陽薄
 縣湯所都也張氏曰案地譜拱州考城漢薄縣即
 湯都古字通用左氏曰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
 猶未也不足以懲君愚謂魯不能告天王明大義
 以正諸侯與夷狄執諸侯之臯顧以一獻捷之威

出為會盟求釋宋公魯既失義矣五國諸侯從楚
 之謀俟魯宋屈辱而後釋之則五國自損其中國
 之體矣宋公以諸侯而見釋於諸侯難以在人上
 矣況蠻夷主此謀哉宜楚之益無忌憚而中國之
 益衰也故張氏曰書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蓋以
 為中國之大恥而臯魯與諸侯之無能為也○康
 侯胡氏曰此正天下之大變春秋所謹也或以為
 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權俱切公羊作胸後同

莘老孫氏曰須句邾邑張氏曰東平府須城縣義
 見隱四年莒伐杞亦為是年及邾戰于升陘起文

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曰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張氏曰襄公嘗困於楚矣疾疢雖甚而德慧術知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穀梁氏所謂不能反其知以治人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音刑

不言公大夫也杜氏曰升陘魯地高氏曰邾來伐我而魯遽及邾人戰也公伐邾取須句以起此戰愚謂魯取邾邑而致寇僖公不反躬自責復其舊

邑而驅民以戰始終皆有臯矣不書邾伐我書法與桓十七年戰于奚同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不書楚伐宋而書及楚人戰書法亦與桓十七年

戰于奚同蓋宋公主乎此戰也戰稱公者君行師

從師不待言也敗稱師者見師衆大敗紀實事也

杜氏曰泓水名左氏曰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

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

赦也已弗聽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

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

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

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
 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
 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
 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
 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
 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
 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
 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
 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孫氏曰宋
 襄無齊桓之資而欲紹齊桓之烈帥諸侯而致強
 楚故孟之會見執受伐今復與楚爭鄭以起此戰

師喪身傷七月而死為中國羞義又見莊十年荆
 敗蔡師○穀梁曰泓之戰以為復雩之恥也雩之
 恥宋襄有以自取之也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
 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劉氏曰宋襄
 不厄人於險不鼓不成列此至仁大義雖文王之
 戰不能過之春秋惡之以其好戰而不務本飾小
 名而妨大德此無異盜跖之分均為仁出後為義
 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亡巾切
穀梁作閔

杜氏曰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漢志
 山陽郡東緡縣春秋時作緡張氏曰即濟州金鄉

縣康侯胡氏曰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於泓荆楚之勢益張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患災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不得為者也義又見隱五年宋伐鄭○穀梁曰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羊作慈

左氏曰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此又以見宋襄之率意妄作窮困而死也

秋楚人伐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稱子見桓二年滕子來朝高氏曰不名者史逸之左氏曰杞成公卒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高氏曰入春秋以來始書杞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葉氏曰天子以畿內為國諸侯以封內為國諸侯不以其道去其封曰出奔天子不以其道去其畿內曰出居出之為言恥也若曰雖有其國而不能

守焉爾天子無外雖去其國謂之居焉愚謂春秋非專以二字見義義在一句之間若論字義不得不如葉氏云爾左氏曰王將以狄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貪惓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隈氏王替隈氏頹叔桃子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汜大叔以隈氏居温王使來告難曰不穀

不德得臯於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馭父告於秦康侯胡氏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於列國旣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愚謂以天王而出居于鄭必有失其道而見逐於其臣者而以自出爲文何哉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春秋所以正本也鑒戒昭矣○穀梁曰天王無出出失天下也高氏曰且臯諸侯之不赴難也葉氏曰子帶之亂方其奔齊或放焉或封焉親愛之而勿殺可矣

古之人有行之者舜也而王不能反召之使得終其惡及其以狄伐周則臯在可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也而王不能反避之使得奪其位若惠王者可謂喪匕鬯矣有天下而不及此則亦何以王天下哉張氏曰天王出居于鄭王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以見天難忱斯不易維王不可不戒也

晉侯夷吾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及左方○左氏曰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乃殺狐突卜偃稱疾不

出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重耳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及齊及曹及鄭及楚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乃送諸秦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高氏曰魯尚未與晉通而此書惠公卒者以見文公之入也惠

公立十四年而卒懷公立秦人納文公而殺懷公焉然則文公篡立而不書其入者以晉獻既殺世子申生則文公自以次當立故也皆未詳信否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左氏曰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未詳信否高氏曰始則邢連狄以伐衛固可臯矣今衛遂舉兵以滅之抑又甚焉義又見莊

十年齊滅譚此滅同姓甚矣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存耕趙氏曰伯姬公姊妹也杜氏曰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自為其子來逆穀梁曰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莘老孫氏曰親迎之禮自諸侯達於士庶人未有姑而逆婦者宋蕩伯姬來逆婦非禮可知高氏曰夫不親迎而姑來迎魯不能以禮正之是棄其親戚也

宋殺其大夫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楚人圍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納頓子于頓

不言楚人者蒙上圍陳之文也胡氏曰楚人圍陳而回後乃納頓子于頓故不言遂也張氏曰頓姬姓國杜氏注汝陰南頓縣屬陳州愚謂廢置者天子大權而夷狄行之中夏之衰極矣。康侯胡氏曰中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君舉陳氏曰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盟

于齊盟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侯春秋之所懼也

葬衛文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陸氏曰衛子在喪之稱也莒慶莒國大夫杜氏曰洮魯地愚謂諸侯擅盟已無王矣況衛子居喪而出盟莒慶以大夫而盟諸侯尤非禮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

向速公羊作邀

左氏曰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存耕趙氏曰一事而屢盟不協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鄆戶圭切公羊穀梁作崔

西鄙魯國之西邊也啖氏曰追者寇已去而躡之也陳岳氏曰鄆齊地杜氏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鄆下張氏曰後漢屬東郡後屬東平府東阿胡氏曰侵言人追言師者蓋不可言公追齊人也左氏曰討是二盟也趙氏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內之無警備也愚謂齊孝不能繼父之業而遣兵侵掠魯境固可臯矣魯僖無禦侮之術而致寇又輕身越逐亦可臯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衛人伐齊

左氏曰洮之盟故也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公子遂如楚乞師

遂莊公子仲遂也即東門襄仲乞見八年孫氏曰齊再伐我故公子遂如楚乞師夫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修戎備而外乞師於夷狄高氏曰是不有天子而道夷狄以伐中國也○康侯胡氏曰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

公既與其君盟於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
 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
 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
 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其書公子遂如
 楚乞師而惡自見矣葉氏曰召陵之盟桓公與我
 伐楚而楚服今我乃欲以楚伐齊而恃之以勝公
 之謀國可知矣愚謂自此至文公薨凡書公子遂
 之專政專兵亦為殺子赤起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求歸切公羊作隈非是

杜氏曰夔楚同姓國建平秭歸縣張氏曰宋之歸
 州秭歸及興平縣皆有夔子城程子曰不名者夷

狄小國魯史有所不能知不可得而紀故也左氏
 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
 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
 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鬪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未詳信否劉氏曰貪而不義楚臯大矣聖王在上
 雖夷狄各有限域不相侵奪今夷狄滅同姓亦中
 夏之衰而然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冬楚人伐宋圍緡

穀梁作閔

緡見二十三年左氏曰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
 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義
 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三百六十四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以見桓十四年左氏曰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置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未詳信否孫氏曰楚夷狄也齊中國也公以夷狄之師伐中國固已不可而又取邑公之惡可知○高氏曰齊人加兵於魯魯欲報之當請命於天子會諸侯以同討其梟夫楚豺狼也安可遠引其師來入華夏以伐親鄰之國乎

公至自伐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稱子見桓二年義見隱二年滕薛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高氏曰弱國旣來朝而用師以報之杞魯乃舅甥之國而伯姬在焉魯人不義甚矣義又見隱二年莒入向○貫道王氏曰案公子遂自爲一軍始此東門氏之惡胚胎於此用見魯之軍政自僖公以來已紊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人大夫也葉氏曰楚何以先諸侯主兵也高氏曰宋不與楚宗諸侯且有先君之怨又自以為伯國故終不與楚楚人前年伐之今又圍焉夫楚以夷狄恣豺狼之強來犯中國而陳蔡鄭許皆中國之諸侯反會夷狄同伐之伸夷狄之強屈中國之義臯昭然可見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愚謂楚之強暴甚矣然諸侯之屈服於楚亦其有以自取之也齊桓雖沒其兵尚強諸侯苟能宗之其勢猶足以敵楚而宋曹衛邾首伐齊魯陳蔡鄭又引楚人以盟於齊魯又乞楚師以伐齊從約既解

楚遂得以憑陵中國今宋之被圍陳蔡鄭許之服役於楚皆始謀之不臧也故春秋慎始此事見義焉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葉氏曰此前圍宋之諸侯也不序前目後凡也宋公猶在圍則何以地宋盟於宋國之外是亦宋矣高氏曰公畏楚之強而來為此盟亦報乞師之役愚謂夷狄樓諸侯以圍諸侯僖公不念唇亡則齒寒方且來盟於宋其謀國可知矣其臯亦著矣義又見隱二年盟戎于唐○葉氏曰楚之得交中國自陳蔡楚鄭盟于齊始後公雖不會于孟而為薄

之盟以釋宋公後五年伐齊之役乃乞師於楚而楚援之遂以取穀則何以得於楚乎晉文公之興首伐衛以正楚而公為之戍衛又責公子買之不卒戍而刺之則公之附楚審矣圍宋之役初雖不與會而為盟豈有意於救宋哉殆亦若戍衛以戍楚志爾楚子居申而後使子玉去宋是會圍非解圍也

春秋本義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十三

僖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趙氏曰曷為不言遂非因曹而伐衛異乎侵蔡而伐楚也此侵曹既返而後伐衛也朴鄉呂氏曰晉侯伐衛所以解宋之圍怒楚而致其師也左氏曰楚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乃使卻縠將中軍狐偃將上軍欒枝將下軍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

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晉侯
 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莘老孫氏曰
 晉文之興於茲五年一朝強兵侵曹伐衛夫強楚
 之侵陵久矣晉文而有意於中國當大會諸侯合
 心并力以攘夷狄獎王室為義諸侯有不從者然
 後以師伐之曹衛附楚誠有臯矣然晉文未嘗盟
 會而號令之遽以侵伐亦與齊桓異矣愚謂晉文
 侵曹伐衛致楚取勝正孔子所謂譎而不正者也
 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隱二年鄭伐衛○張氏曰
 案報施救患取威定伯者文公君臣之規模也故
 先侵曹伐衛若以大義興師則當先於乞師伐齊

從楚圍宋之臯而魯與陳蔡宜首加伐曹衛之新
 附豈侵伐所當先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杜氏曰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公羊曰刺之者殺
 之也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也杜氏曰義取於周禮
 三刺之法邦衡胡氏曰魯殺大夫皆言刺無王命
 而專殺等耳衛以附楚晉侯伐之魯乃戍衛惡亦
 甚矣故經言戍衛著魯黨衛附楚背華即夷之臯
 也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孫氏曰公叛
 晉與楚故公子買戍衛且以晉兵力非公子買所
 能抗也故買不卒戍而歸公懼楚之見討乃殺買

以說焉公內殘骨肉外以說強楚故書以著其惡
 愚謂買之戍衛以勢則不敵以義則不可買不諍
 於戍衛之時而從君令以往既受命而不卒戍臯
 也僖公不自責其戍衛之過而專殺同姓大夫以
 說於夷亦臯也君臣胥失之矣

楚人救衛

高氏曰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著衛國附楚之臯晉
 文果能致楚師之出也楚師既出故有城濮之戰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公羊曰畀者與也左氏曰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
 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

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
 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
 宮而免其族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
 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
 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
 執曹君以畀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
 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以畀宋人杜氏曰執諸侯
 當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康侯胡氏曰
 曹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
 執其君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

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臯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義又見隱二年莒入向○張氏曰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呂氏曰晉文公舉動如此有意於爲善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書晉齊宋秦及之者四國主乎此戰也書法與桓十七年戰于奚同城濮見二十七年左氏曰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謂之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旣

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於城濮楚師背鄩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

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晉車七百乘鞞鞅鞞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康

侯胡氏曰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敗徐戩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而春秋所書如此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而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臯人也愚謂正邵子所謂功過不相掩也義又見僖四年伐楚○張氏曰齊桓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誘鄭終桓公之伯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伯天下以為楚不大創不足以定伯故欲戰而勝楚以取威而後伯業定當是時楚為齊宋二國患救之宜也然文公致楚與戰

以取威乃不許衛盟執曹伯以快宋人之心因激楚人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其救患取威皆譎而不正之事雖楚自是大創而行不義殺不辜亦已多矣胡氏曰若春秋桓文不作何以為中國然召陵城濮雖迭勝強楚不能絕其僭號以尊天子故知一時之功耳向使有能興起王道如宣王者則豈有齊桓晉文之事哉朴鄉呂氏曰左氏載子玉告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以經攷之則宋圍之釋已在楚人救衛之時矣使楚方圍宋則所謂畀宋人何也城濮之戰宋公與焉又何也今以左氏敘此事頗詳錄之

而附見朴鄉之說云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子玉也左氏曰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焉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張氏曰楚子自得臣伐陳立為令尹授以兵柄令其圍陳圍宋所以導之無非猾夏狃勝之事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臯而輒殺之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愚謂楚殺得臣雖過然其窮兵猾夏而卒喪

其身可以為人臣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不名者史失之或闕文也左氏曰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莘老孫氏曰衛侯之棄華之夷也臯明矣然而晉文外假尊王之名內以私智逐衛侯晉之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衛子未詳何人左氏作公子瑕非是朴鄉呂氏曰蓋叔武也高氏曰不以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在鄭伯之下杜氏曰踐土鄭地劉氏曰如會者赴會也

孫氏曰來不及盟故曰如會陳本與楚楚敗故歸中國高氏曰楚自齊桓沒為中國害晉一戰敗之威震諸侯向之附會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焉晉於是遂伯諸侯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及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此但不假同盟之禮為少異耳○邦衡胡氏曰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至是尚在鄭也故晉文會盟踐土以謀納王踐土鄭地以天王在鄭故就鄭地以盟非自京師致天王來也是年天王方入於京師故下云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見晉侯踐土之盟謀納王也愚謂納王者人臣職分所當為既所當為則為常事故不書耳

公朝于王所

趙氏曰王所即王之所在耳孫氏曰非禮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公朝于王所非禮可知也高氏曰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今因出盟遇王而朝此為何禮○愚案天王出居于鄭至是猶未復也踐土在鄭之境僖公既已會盟遂一朝焉其視天下共主不啻若列國之君不敬之臯著矣其平日之不以時朝亦可見矣獨言公者據魯史之文耳然諸侯之不王與天王威令之不行舉可知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朴鄉呂氏曰此書自楚非有奉也蓋著其自楚也
 言歸自楚則背華即夷之臯可見矣愚謂衛侯為
 千乘之君不能守其社稷而奔竄夷狄雖曰畏晉
 必有失其道者矣又自夷狄而復歸其國何以治
 其臣民哉明王在上皆不得復者也雖然夷狄之
 猾夏晉侯之不正亦可見矣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為衛大夫君歸而咺出奔事雖不可盡考必
 其執一國之權而不容其君者也觀晉人執衛侯
 與其君一出一入而卒至於見殺益可見矣故凡
 為臣而至於出奔皆不臣者也若元咺之臯抑又

甚焉晉受逋逃之臣亦臯也○又案大夫之於國
 有見幾而作以道去國者矣有義不當去見危授
 命者矣至於持祿固位厄於利害之私而出奔皆
 其不道者也若元咺之訟君又不與焉後凡書奔
 者倣此

陳侯款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又為陳子會于温起文也

秋杞伯姬來

杜氏曰伯姬莊公女葉氏曰父母沒矣伯姬不得
 來而來也義又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許氏曰齊自孝公立與魯好絕比相侵伐昭公復與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夫聘之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穀梁無齊侯二字

陳稱子居喪也穀梁曰温河陽也存耕趙氏曰温去京師百里義見隱九年會于防○或曰莊十三年北杏為衣裳之會此則兵車之會也未詳是否邦衡胡氏曰踐土之盟謀納天王矣復會于温者何蓋自踐土隨天王至温將納王于京師故會以膠固諸侯爾且温去周朝百餘里諸侯既至温豈

有不朝王而召王出狩者此理之必不然也故知天王自二十四年出居于鄭至是晉侯方帥諸侯納王故天王自鄭至河陽將入於周也然河陽與温止是一地不云狩于温而云狩于河陽嫌與諸侯同處于温故別言于河陽愚謂此亦當時史法之常非孔子異其名也

天王狩于河陽狩穀梁作守

杜氏曰河陽晉地張氏曰古孟津地今懷州河陽縣存耕趙氏曰温即河陽也地名有二義以封域所至之地言温以方域係山川言河陽天子有所指必以方域故言河陽諸侯之會不言河陽河之

陽非一所也愚謂襄王失道播遷於鄭諸侯納之
 正當感激奮勵遷善改過之時今未入京師未謝
 宗廟而事遊獵焉且河陽非其常狩之所故春秋
 書之又為公朝王所起文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孫氏曰日繫乎月此不月者脫之愚案此義同前
 但前以諸侯盟于踐土因王在鄭而遂一朝此以
 諸侯會于温因王狩河陽而遂一朝耳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氏曰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
 京師寘諸深室程子曰君臣無獄而文公使衛侯

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執其君其聽頗矣雖
 歸於王實強致之胡氏曰晉文既勝強楚宜招攜
 懷貳以明大德何助臣而執其君非所以伯諸侯
 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胡氏曰衛侯出奔之時元咺主其國事衛侯歸而
 元咺奔晉今又執衛侯歸於京師元咺即自晉復
 歸于衛蓋晉侯聽臣子之譖執其君却使元咺復
 歸于衛此見晉文之不正存耕趙氏曰臣無訟君
 之理君虜而臣反國逆之甚也陳洙氏曰君臣之
 理滅矣書曰自晉參治之也○高氏曰為人臣而

三百七十三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鄧宣
訟其君雖直亦曲矣君舉陳氏曰元咺復歸孫林
父歸衛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伉辭也
諸侯遂圍許

張氏曰會溫之諸侯也穀梁曰遂繼事也康侯胡
氏曰諸侯比再會而許獨不會故諸侯圍許許距
河陽近矣而可以不會乎愚謂晉文既興諸侯有
盟主矣而許猶不歸中國其辜著矣然晉文不告
於王而圍之所謂樓諸侯以伐諸侯彼善於此者
也其功其辜皆可見矣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氏曰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
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
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
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
信也同辜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
正邪捨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
侯于許孫氏曰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此
言復歸于曹者晉文赦之也春秋亂世強侯執辱
小國之君無復王命執之赦之自我而已存耕趙
氏曰曹伯脫身俘囚未事鬼神即驅之從干戈之
役伯令迫人諸侯無寧居矣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居隘切

杜氏曰介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張氏曰介即密州膠西縣地趙氏曰葛盧但為事而來本非來朝所以不廟受故直來耳高氏曰夷狄以禮義外之可也凡書夷狄之來皆臯中國不自正而輕受之爾○君舉陳氏曰其後介人侵蕭蓋有以來之也邦衡胡氏曰春秋書夷狄來者二葛盧白狄是也介則先來而後侵中國白狄則先伐中國而後來然則夷狄來中國必有所窺伺而為害未有但已者也

公至自圍許

胡氏曰公自二十八年會諸侯圍許至今年春方

回師出踰時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愚案公以會温出未知圍許也而以圍許致未詳豈其事不一而當時止以圍許告廟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公羊穀梁會上公字諸國皆稱人當從左氏翟公羊作狄

內不書名氏外稱人皆微者也王人見莊六年杜氏曰翟泉即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東萊呂氏曰陪臣而敢伉天子之士以歃血要言其不臣甚矣王人亦與諸侯之大夫同盟失禮亦甚矣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

蔑○君舉陳氏曰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

秋大雨雹

雨于付切雹薄學切

大者非常之辭范氏曰陽氣在水雨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左氏曰大雨雹為災也○獻可杜氏曰春秋書大雨雹者三此年及昭三年四年也陰陽不調之所致耳必錄之者所以警人君之戒也高氏曰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溫暖而濕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蕩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

陰也春秋不書霰猶不書月食也

冬介葛盧來

存耕趙氏曰葛盧春來矣再至何為哉是為假道侵蕭計也魯獨無以察其情何哉義又見前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康侯胡氏曰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冶厘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愚謂瑕之臯不可考豈咺之黨歟若元咺則可殺矣咺入則君出咺出則君入大逆之道也元咺可殺而書曰殺其大夫何也不正名其臯以殺之也況生殺者天子之權豈諸侯所得專乎為衛侯者具其事告於天王而誅之可也告於天王能誅之乎告於天王未必能誅之也天王不能誅之而春秋必以專殺大夫言者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義又見莊

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衛侯鄭歸于衛

前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此當書歸自京師而但曰歸于衛者當時執之歸之皆晉文之權襄王擁虛器以聽命而已故不曰歸自京師紀實跡也衛侯與元咺相為出入君臣之道廢矣自晉侯伐衛至此凡八書可見伯權盛而王綱隳故諸侯大夫縱恣如此故曰尊君抑臣貴王賤伯春秋之大義也

晉人秦人圍鄭

此稱人程子所謂不知眾寡將帥名氏曰某人者

也蓋圍鄭之國其兵衆矣不可以將卑師少言也
 使鄭果貳於楚晉猶不免無王命而樓諸侯伐諸
 侯之臯如以私怨而圍人之國則晉文之臯大矣
 ○王氏曰晉侯爲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人踰晉
 越周千里而助晉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

介人侵蕭

蕭見莊二十三年高氏曰夷狄數來我不能以禮
 義正之致敢稱兵犯附庸之國義又見隱七年戎
 伐凡伯○張氏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
 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見九年左氏曰王使周公閱來聘貫道王
 氏曰冢宰總百官以輔一人者也承命以聘諸侯
 王失命閱失職莘老孫氏曰見周之衰而諸侯強
 盛也○愚案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文然魯未嘗
 朝王不過因會盟晉侯朝於王所而已襄王不能
 正王法而下聘焉已失道矣况遣冢宰乎陵遲甚
 矣又爲下書遂如京師起文也朴鄉呂氏曰王臣
 來聘者八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
 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莊二十三年祭叔僖
 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來聘桓王之聘於
 魯者五自隱七年至桓八年家父之聘是也在惠

襄定之世各一自定以下則王臣無下聘者矣蓋桓王在位不能自強屢遣王臣下聘列國此周室之所以衰也定王而下則周室浸微王臣之聘不足以為列國之輕重而王臣下聘之文亦復不見於經此周室之極衰也始也使凡伯宰渠伯糾之屬皆以畿內諸侯或大夫爾至於僖三十年之聘書宰周公則已尊矣至於宣十年之聘書王季子則益尊矣王室日衰諸侯日橫顧如此哉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孫氏曰天子至尊非諸侯可得伉僖與襄王交聘伉孰甚焉故書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

師焉康侯胡氏曰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臯在法當誅而不以聽者也○康侯胡氏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愚謂以二事出者臯在其君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臯在其臣臯各有所歸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康侯胡氏曰不繫國者吾故田也高氏曰嘗為鄰

國所奪今復取之常山劉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
 是其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辭以其不能申明
 直辭請於王而正疆理但專自用兵爭奪不得正
 道故悉同辭言之此與成二年取汶陽田先本魯
 地而皆書取蓋春秋之意以治易亂不以亂易亂
 所正者本而已○常山劉氏曰凡取人之有其惡
 易見而取已之有不以其道者其惡難知春秋亦
 正名曰取以顯微也

公子遂如晉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高氏曰晉未嘗來聘而公
 子遂去冬往聘之今春又聘焉何厚於晉而薄於

周也愚謂可見當時諸侯舉動皆不以義惟視強
 弱為趨舍而已然東門氏之專政亦不可掩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孫氏曰郊者祭天之名也劉氏曰卜郊者卜其日
 吉否也穀梁曰四月不時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
 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
 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
 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杜氏曰免猶縱
 也朴鄉呂氏曰卜而養之曰牛養成而將用曰牲
 公羊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魯郊
 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

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愚謂魯以諸侯僭天子之郊大失禮矣而失禮之中又四失禮焉四月不時一失禮也四卜則瀆二失禮也望祭則僭三失禮也既免牲而猶三望四失禮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卜郊何有不從所以必設卜者誠之至義之盡也今四卜而不從則神不歆非類明矣且猶望焉山川其饗諸○董子曰魯曷為郊周公故也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比旬而卜之遠怠慢也必更三旬禮盡於三也孫氏曰天子祭天地無

所不通諸侯祭其境內山川魯諸侯也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祭僭孰甚焉故或因其黷亂不時或從其災異示變以著其僭天子之惡也朱長文曰魯當祭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之禮東萊呂氏曰凡書郊祭者九其八非卜不從則郊牛有傷獨成十七年九月用郊非二者而書魯之有郊非禮獨於僖公始書緣其變而錄之爾愚案公羊以三望為泰山河海未詳是否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杞伯姬見二十八年稱婦見二十五年劉氏曰姑

無自求婦者也非禮也愚謂此與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同義但彼則逆而此則求爾○康侯胡氏曰婦人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為夫人主之也故書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張氏曰易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杞伯姬求婦而踰境是杞伯之不能正其家也僖公容其來求是使柔乘剛而國事制於婦人也春秋閑有家之道嚴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杜氏曰帝丘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張氏曰屬開德府康侯胡氏曰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公無卻四夷安諸侯之功莫不見矣○莘老孫氏曰春秋書之又見其勞民擾眾去先君之土宇雖云避難而行然不能使難不加已而舉國以避之其為勞且擾亦甚矣張氏曰齊桓即世衛從宋襄伐齊於是狄人始假義以伐衛啓狄之寇蓋始於此今復圍衛衛迫於狄而遷都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羊作接

杜氏曰文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杜氏曰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左氏曰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秋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義見隱二年盟戎于唐○康侯胡氏曰盟會中國諸侯衰世之事已非春秋所貴況夷狄豺狼刑牲歃血以要之哉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貫道王氏曰重耳定伯功儕齊桓而聖人譎之借曹衛以致楚使宋舍晉而賂齊秦皆譎也然未嘗滅人之國則猶賢於桓此

所以身死而伯業不失也高氏曰或問春秋孰賢曰東遷之後土疆不守職貢不奉朝覲之禮盡廢征伐之事專出皆臯人也曰不有齊桓晉文乎周室既衰諸侯既熾以大吞小以強暴弱夷狄乘之橫乎中國天子所存位與號耳是時二伯奮起齊桓仗大義倡之於前晉文明大順和之於後內率諸侯以尊王室外攘夷狄以尊中國而皆謂臯人可乎曰齊桓晉文徒有尊周之名而無尊周之實雖曰內率諸侯以尊王室其實內率諸侯以尊己也假尊王室之名以令諸侯耳孔子作春秋以明王道以撥亂世故召陵之盟城濮之戰與其攘夷

狄救中國一時之權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五霸三王之臯人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見莊十六年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氏曰齊國莊子來聘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公羊無師字

杜氏曰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左氏曰三十二年冬杞子自鄭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

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

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

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臯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臯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劉氏曰秦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貪得其地而棄其師者也○孫氏曰晉襄公厄

人於險非仁也却喪用兵非孝也邦衡胡氏曰春秋書及姜戎蓋夷狄不可與之共事自古未有不為害者今與之共敗秦惡可知矣愚謂夷狄犯中國治之是也然必視吾國之無故然後請於王而擊之可也若居喪而見伐不得已而應之可也秦雖不道本伐鄭耳不及晉也乃背殯從戎雖獲一時之勝然比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何啻天壤之殊春秋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不以一時攘夷狄之功而取之也義又見莊二十一年齊伐戎○君舉陳氏曰秦晉之構怨自是始更五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康

侯胡氏曰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幸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

高氏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狄侵齊

左氏曰狄侵齊因晉喪也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公伐邾取訾婁

訾子思切訾婁公羊作叢穀梁作訾樓

左氏曰以報升陁之役義見隱四年莒伐杞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帥公羊作率

康侯胡氏曰此皆不勝忿慾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臯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取訾婁已甚矣復伐焉君臣同惡也遂專一軍於是再見兵不戢而佳其不為亂階乎

晉人敗狄于箕

范氏曰箕晉地杜氏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許氏曰自三十年狄始侵

齊晉未暇討自是中國歲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懲艾不復犯略

冬十月公如齊

左氏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義見僖十年○高氏曰公本事齊逮晉文伯而受盟焉至是晉文已卒齊侯一使卿來聘而公遂往朝之蓋魯因晉喪既伐邾矣故懼晉而改事齊也公之季年所為若是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貫道王氏曰公嘗如齊矣未嘗至也此何為至哉
公反自齊而薨嫌以齊故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
自唐

乙巳公薨于小寢

杜氏曰小寢內寢也左氏曰公如齊反薨于小寢
即安也穀梁曰非正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
東萊呂氏曰古人正終事甚重凡諸侯薨當在路
寢雖病於小寢其甚危之時不可不勉強出就路
寢故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高氏曰生不請天子
之命而自立既不正其始死又不于正寢是不正
其終也春秋所以詳著之康侯胡氏曰周制王宮

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眠朝退適路寢聽
政使人眠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
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公羊以西宮為小寢魯
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治蓋降於王其以路
寢為正則是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
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直書
而義自見矣許氏曰君子自治常使心熟於仁而
體安於禮則正勝於死生之際終不可亂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曰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存耕趙氏曰霜隕
矣草宜殺而不殺木宜萎而李梅實異也康侯胡

氏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莘老孫氏曰陰陽四時之氣天地所以生殺萬物者也雨露生之雪霜殺之天地自然之氣而四時之常也皇極之道行而和氣塞於天地之間則陰陽有常而生殺以時彞倫攸斁天過於陰陽則當生者不生當殺者不殺京房氏曰君假臣權隕霜不殺草蓋草小

人之類也霜不能殺猶人君威不能制小人矣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暗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咎證著矣獻可杜氏曰春秋詳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人君之戒也家氏曰嚴冬不殺氣燠也若謂此十二月為建亥月則夏時之十月草未盡殺猶或有之春秋何以遽書為異乎杜氏以其長曆而推謂此十二月乃周之十一月今九月也指此為舊史記錄之誤春秋因之若九月之霜不能殺草尤未足為異春秋何以動色而書之此夏正之冬何疑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張氏曰許自文公所不能
 致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致之許孔
 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襄公承業之
 志自以為勤然不知忘喪毒民失道甚矣義又見
 隱二年鄭伐衛

春秋本義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